

綱鑑易知錄

宋

七十三之四

113
537
89



413
537
39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三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哲宗皇帝

綱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義廣此

乘光轉而得蘇合

以是取科所謂學者買買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邪說若乘光轉而得蘇合也當時學者一何幸焉
音六一卷十七目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

綱鑑易知錄

卷七三

宋哲宗

見七四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見十卷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母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母得引用王氏字說見同綱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致仕故也綱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今江南教授綱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神宗年號中王氏

王存抗聲
廉前

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綱復制科綱李清臣免綱時釐離也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今河南懷慶府孟縣綱五月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罷門下侍郎韓維綱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見上卷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見七十卷綱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綱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

蘇軾玩侮
程頤

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

元祐三黨

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句西京洛陽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河南黨蜀四川黨朔今直隸朔北也。虞書宅朔方曰幽都。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尚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熙寧元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雖聲陰伺間。諫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毀也。

胡宗愈君子無黨論

君子自相攻訐

程蘇文惡

議惟呂大防秦人戇撞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靜軒周氏曰臣嘗以元祐之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為之時也然而韓維以讒愬罷程頤以嫌隙黜何也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進講色莊繼以諷諫蘇軾以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譖此皆君子之類自相攻訐求其不罹小人之禍蓋亦難矣觀於冊深惜之也占世道之升降耳直書於冊深惜之也

綱罷右司諫賈易曰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

呂公仁者之勇

許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公著退語去聲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與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綱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見七一綱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且公著以老懇辭

常安民貽
呂公著書

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
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
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
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
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
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
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
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
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

前世已然
之禍

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
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
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見漢靈帝建寧元年二年張柬之五王中
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
淪沒見唐中宗神龍元年二年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
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
然綱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夜兼門下
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
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目大防朴厚憊

呂范同心戮力

春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并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仁宗年號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淹仲與韓琦富弼同慶曆仁宗年號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

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見七一并錄歐陽脩朋黨論見六八上之然竟出覲卷六知潤州今江南鎮江府而宗愈居位如故綱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綱已巳四年春二月東平見五九公呂公著卒目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去聲哭奠贈太師封申國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

講學以治心養性為

本

呂公著服
王安石

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
深敏量宏而學粹歲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
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
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
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
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去聲
也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
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
疵吝易繫辭上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

立經義詩
賦兩科
罷明法科

敬服如此綱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右正言綱夏
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目尚書省
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
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
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
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
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
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
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

范祖禹諫
罷講筵

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綱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目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卽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

范祖禹先
事之戒

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俗作覓乳媪襖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

蔡確車蓋亭賦詩

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綱**安置蔡確於新州。**目**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今湖廣德安府嘗遊車蓋亭。在德安府西北賦詩十章。知漢陽軍。治湖廣漢陽府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見四卷二九以斥東朝。太后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置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諍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今廣東道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真宗年號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

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貶確英州。今廣東韶州府

英德縣別駕新州。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安置確至新州。未幾卒。

綱六月。范純仁王存罷。**目**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

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

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

知潁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寧府

綱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琦子將為尚

書左右丞。**綱**秋七月。安燾罷。以母喪去位也**綱**冬十一月。以

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

綱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見上卷之俘乎

詔以米脂等四皆界祕之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

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俱見上卷安疆

在陝西慶陽府白豹城東四皆還之夏得地益驕綱文彥博致仕

言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

付史官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見上卷山

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等使致仕命有司備禮冊命宴

餞於玉津園見上卷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

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

潞公見上卷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

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

也綱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

尚書左丞綱夏四月孫固卒固宅心誠粹歲不喜

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

害傳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

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綱秋八月名鄧潤甫為翰

宋哲宗

綱鑑易知錄

卷之三

宋哲宗

綱鑑易知錄

卷之三

宋哲宗

實擊君子
小人消長
之機

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
光庭。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
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見上卷八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
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
論潤甫出入王呂。王安石。呂惠卿。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
實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
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
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見上卷七光庭知亳州。安
世提舉崇福宮。見上卷三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畱

調停

蘇轍諫用
安石之黨

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
石之徒。多為飛語。見上卷四十九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
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
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頽靡之俗。
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見上卷四十九造作諸法。
新法也。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太后及帝因民所願。取
而更耕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
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
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

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聖賢戒於陰方生之時

靜軒周氏曰古之聖賢不戒於羣陰盛長之際而戒於一陰方生之時其故何歟蓋一陰雖微其勢必盛與其慮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非慮其一陰之進慮其羣陰之違類而進耳故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潤甫乃三呂之黨其心非端謹之徒堅冰也潤甫乃三呂之黨其心非端社生民休之寄是以梁燾等交章切諫則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惟不聽而又罷之是蓋用一小人退衆君子抑何可以服天下哉

綱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楊康國論蘇轍

王巖叟納諫兩宮

侍郎蘇轍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目轍除命旣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張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宗橫宏捭闔見六卷七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

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妥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易泰卦象傳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否卦象傳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綱夏五月朔日食。**綱**六月浙西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

日食大水

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

綱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目**初軾

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王覲攻之。遂出知杭州。今

江杭

末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元豐神宗末在

揚州。今江南

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

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

怒。罷易知宣州。

今江南

君錫知鄭州。見上呂大防請

并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

見六十九卷

尋改知揚州。**綱**冬

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見上卷

目摯性峭直。有氣節

不為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

鄭雍楊畏
附呂大防

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皆附大防。章惇諸子。故與摯子遊。摯亦閒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覘記冀也。後福遂罷摯。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見上綱中書侍郎傅堯俞卒。曰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

傅堯俞不
設城府

石善熙寧

神宗年號

初。自知廬州

今江南廬州府

入京。時方行新

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堯俞字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謚獻肅。

傅堯俞金
玉君子

綱壬申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

蘇轍沮伊

蘇氏兄弟
相繼擯頤

既而罷之。曰。頤服闋。終日。關三省。中書省門下擬除

館職。館閣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

納之。遂差管句。構崇福宮。見上。頤亦懇辭。訖不就職。

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上見

卷三。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

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名勸講。必有補聖明。

不聽。明發。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姦。易售也。昔

直祕閣而蘇轍以恐不肯靜沮。則是蘇氏兄弟相繼

擯頤。何也。蓋由程子剛正不阿。羣而不黨。是先有以

見絕於人。云爾。殊不知以君子而遇君子。則心背神

合。其利斷金。心孚意契矣。小人而遇君子。則心背神

馳疾如芒刺。勢猶冰炭矣。故夫書綱夏四月始備六

禮。立皇后孟氏。曰后。治。明州。今直隸人。馬軍都虞候

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

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

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

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

給事中。及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奉迎。發冊。告期。納。以

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

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

始備六禮
立后

高太后遠
識

梁燾薦士錄

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綱五月。王巖叟罷。出知鄭州。綱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秋八月。陝西地震。綱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學士未幾又罷知定州。綱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綱夏六月。梁燾罷。目燾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見四七乘時而

桃李不向人開

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綱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目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

數郡同日
水
太皇太后
高氏崩

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士
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
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
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
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
部侍郎。綱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綱九月。太皇
太后高氏崩。明發。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是時
物而小人乃陰類。太后既崩。哲宗親政。熙豐小人次
第而復起。卒致天下壞亂。浸不能救。豈不深可惜哉。
上書水而下書太后崩。則其義尤明。且切者。然後可
知。天變不虛生。乖異不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

女中堯舜

范祖禹哲
宗親政疏

目此事書之。其旨如曰。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
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稱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
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
老身也。尋崩。太后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
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綱冬十月。
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曰。太后既
崩。中外洵洵。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
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閒害政。上疏曰。陛下

天下豈堪
小人再壞

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閒諫。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怪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

蘇軾附名
同進

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綱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目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劉太后見六。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也。謂崩。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

楊畏首叛
呂大防

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
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
詔書見同上上之曰望陛下稽放傲而行以戒薄俗帝
不納綱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
成德軍明發自此而後小人盡用新法盡復不至呂
大防為山陵見卷三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
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
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
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

鄧潤甫首
開紹述

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
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
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治直隸真定府
綱甲戌紹聖元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
潤甫為尚書左丞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
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
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
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
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綱葬宣仁聖烈皇后綱三月朔日食綱不盡如鉤綱

呂大防罷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綱策

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綱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

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

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

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

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

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綱同元祐之政也蘇轍

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

李清臣發
試進士策

蘇轍諫
元祐之政

此則聖人
之孝

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

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

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

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見十四卷六權

酷見十四卷三均輸見十四卷十五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

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何漢室乃定陛下若輕變九

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

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

轍下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

范純仁救
蘇轍

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怪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祭止也。怒竟落轍職，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熙寧元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綱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布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涉江寧過綱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初商英為京畱拜承旨

楊畏覆考
拔畢漸為
第一

改元祐為
紹聖

范祖禹講
官第一

開封推官諫罷新法呂公著惡之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名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綱貶蘇軾知英州。見上綱詔改元曰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綱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見上卷三四祖禹在邇英。見六六七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綱以

陳瓘謨言

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見上瓘上見卷二之被名也通判陳瓘貫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繼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

章惇使林希典書詔

林希擲筆於地復免役法

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見上綱名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目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今四川成都府過闕惇欲使典書詔遣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高太后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怪名節矣綱復免役法綱以蔡卞為國史脩撰卞王安石壻也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目錄文飾

罷十科舉
士法

姦偽。爰落事。

綱閏月罷十科舉士法。

見上卷

綱以安

實盡改正史。

綱為門下侍郎。綱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今江

府。綱言者謂其附會劉摯。

見上

也。汝礪將行。帝問所

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

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

得矣。至郡數月而卒。綱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

罷制舉置
宏詞科

制舉置宏詞科。

綱劉奉世罷。

綱奉世。敞

見上卷六

之子

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

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元豐四年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

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見上

綱鄧潤甫卒。

綱以黃履為

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

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

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

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綱六月除

字說之禁。綱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奪司

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

詔諭天下。綱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

此非盛德事

李清臣復與章惇異

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祕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見上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今廣東道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

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常安民料呂惠卿

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今江南安慶靈仙觀。綱八月罷廣惠倉。見上綱復免行錢。見上卷二綱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綱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見上八卷九。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見上一卷三。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

重脩神宗實錄

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綱十二月。重脩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目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求。今湖廣岳州府澧州。黑鉗。今四州重慶府彭水縣。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數。朔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脩神

佞史謗書

復保甲法

宗實錄徙安州。

見上八。

居住

綱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見七二卷二五。

綱夏

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鄭雍罷。

以許將蔡卞

為尚書左右丞。

綱贈蔡確太師諡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

會焉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皆也於喪次闌訴遂有是命

綱貶監察御史常安民

監滁州酒稅。

目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

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

常安民首發蔡京之表

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至是復論章惇。頴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怒。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今江南酒稅安燾救之不克。綱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安燾罷。燾救常安民章惇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綱貶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

范純仁申理諸賢

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老子上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言迭為勝負循環之理未有勝而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唐末牛李不復者也。德裕之黨禍也。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數十年淪胥相陷也詩小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見上卷

綱丙子三年春正月韓忠彥罷。綱二月女真見六五

伐紇石烈部阿疎阿疎奔遼發著女真漸強憑綱秋

七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國之始也綱時劉婕妤

見四二專寵內庭章惇蔡京職拾也祖禹安世元祐

中諫乳媼見上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

誣謗之罪謫授昭今廣西新見上州別駕賀今平樂

廢皇后孟氏

英見同州安置。綱九月廢皇后孟氏。目劉婕妤同后

朝太后於隆祐宮或撤婕妤座懟不復朝泣訴於帝

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姊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宮

中相傳厭煙入聲魅鬼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

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

從政等即皇城司鞠窮罪也推之捕逮見十卷宦者宮

妾三十人邦掠備至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

罪人敦逸秉筆疑未下內侍郝隨等以言勝之敦逸

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

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高太

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宜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

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綱冬十月雷大雨

復罷春秋科

去聲。電。綱。以龔原為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常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綱。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綱。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復罷春秋科。綱。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目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

被貶諸賢

示萬世。遂貶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安置於循。今廣東。新上雷。今廣東。化。今廣東。高。求。今湖廣。五州。惠州府。劉奉世。安置柳州。今廣西。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見上卷。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十七。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遠州居住。王放。實。落職。致仕。張來晃。潮。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禹。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今江西。信

豐今贛州府而卒。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初軾

州未幾惠徙昌化軍治廣東瓊范祖禹自賀州見徙

賓州府賓州劉安世自英州見徙高州純仁時因疾

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

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

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

馬光議役法不同。見上卷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

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

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

范純仁不
避好名之
嫌

范純仁曉
諸子

范純仁在
道覆舟

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

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溼。顧

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綱降太師。致仕。文彥博

太子少保。言者論其朋附司馬綱聞月。以曾布知樞

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

為尚書左右丞。黃嗚呼。元祐宰執與夫大師諸賢。非

而傷害。必致其極。知追貶。元祐諸賢。登非為引。用

不能。霰雪之集。是知追貶。元祐諸賢。登非為引。用

比而觀之。其義見矣。註音霰音線。霰雪之始。疑者

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目布初附章

許將諫誅
元祐諸王

惇記○希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
 紹述甚力惇忌之處於樞府由是稍不相能不相善也時
 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見四十六卷十二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
 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
 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
 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綱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
 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目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
 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
 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

薛昂林自
乞毀資治
通鑑板

上疏言司馬光等變亂典刑改廢法度其章疏案牘
 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
 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中書樞密以示天下後世之大
 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由
 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
 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
 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綱夏五月潞公文彥
 博卒目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
 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

復立市易
務

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
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
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綱秋八月彗星
見五卷見西方綱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
十三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綱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
上綱編管程頤于涪浮州目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
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
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
州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追遣綱復立市易

務見上卷二六又七一卷十一
目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見上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三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四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哲宗皇帝

綱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

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秦都也。民段義於劉銀村脩舍得古玉印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

傳國璽

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
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匹授右班殿直

雲間張氏曰傳國璽者秦之前以金銀為方寸
璽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為之在六璽之外李斯
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
高定三秦子嬰獻之王莽篡逆就元后取之莽
敗王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
更始以奉赤眉赤眉立劉盆子盆子奉上光武
後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中孫堅入洛討卓
見井中有五色光堅浚井得璽袁術僭逆乃拘
堅妻奪之術死為徐璆所得以上獻帝然而漢
以傳魏魏以傳晉後劉曜入洛陽執懷帝取璽
曜又為石勒所得冉閔滅勒得璽閔敗璽存於
閔大將軍蔣幹其後謝尚得之於幹以晉穆帝
末和八年還建康晉元興三年又為桓玄僭逆
而得玄敗劉裕得之齊蕭道成篡宋復得璽肅

璽至此已
亡
深著蔡京
愚惑哲宗
之罪

衍纂齊為梁又得之其後盜竊璽而歸之於齊
又其後陳得之於梁隋得之於陳而秦王世民
遣使奉冊寶如朱梁則是溫得之矣又云晉得
傳國寶者乃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魏
州僧得傳國寶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其為傳
國寶乃詣行臺獻之唐主從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
唐而石晉滅唐唐主從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
自焚死嗚呼璽至此蓋已亡矣由是後之得國
者各自為之故晉作受命寶其文曰受天明命
惟德永昌周又更作二寶今綱目大書元符元
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者何哉所以深著蔡
京愚惑哲宗之罪也噫秦璽之文如此宜其享
國長久何至二世而亡假令其璽之真亦智者
之所不貴況其偽者乎故綱目不惟月之而
地之者譏其愚也善乎王孫滿對楚子曰在德
不在鼎臣亦曰在德不在璽後
之得國者蓋亦知所以貴者云

章惇蔡卞
請追廢宣
仁

綱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
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為御
史中丞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
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綱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
烈皇后高太后不果行綱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
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見三十四
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
為庶人皇太后向氏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
慶宮名宣仁居此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

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知之密語
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
朕入英宗廟乎抵也其奏於地事得寢綱夏四月林
希免希恨章惇不引為執政漸有綱秋七月再竄范
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綱初章惇怨范祖
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
人以罪詔徙祖禹於化州見上卷安世於梅州今廣東潮
州府程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擢土豪為轉
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

范祖禹比
賈誼陸贄

子茂生

鄒浩露章
劾章惇

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
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試數十萬
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
漢文帝時賢臣陸贄唐德宗朝賢相不是過也綱京師地震
綱已卯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
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見上卷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
廢孟后二六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
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
焉浩以數朝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不封劾章

鄒浩諫立
劉妃

黃履救鄒
浩

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
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
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
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
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
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見上卷九尚書
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
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
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宅今河南田畫議論

里畫責鄉
浩

王回勉鄉
浩
王回斂錢
為鄉治
裝

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浩字，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東謂廣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太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羅去聲者以聞逮。見十

會誕作玉
山主人對
客問

九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會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雲間張氏曰：嗚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過而逐諫官而君臣之道虧，則大綱絕矣。厥後汴宋淪於沙漠，誰其尸之？雖然，鄒正言孤忠勁節，固人之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而禍之所以易招也。意豫讓不諫智氏之貪地，

鄒浩比豫讓褚遂良

置看詳訴理局

綱御史中丞邢恕免。入而徒殺身於國亡之秋褚遂良不諫武氏之再入而徒叩頭於冊命之日鄒浩不諫哲宗於廢后之時而徒盡言於立妃為后之際是智氏之豫讓李唐之遂良汴宋之鄒浩其皆失於此乎。

綱閏月黃履罷。**綱**置看詳訴理局。**目**安惇言。陛

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之間者咸為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

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上見天下怨疾有二

三蔡二惇之謠

蔡蔡京二惇。章惇之謠**綱**子茂卒。

綱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吉即位太后權同

聽政。義赦。義免。哲宗無疾而崩其可駭也惇賊當國其能免於後世之疑乎觀分注曰惇抗聲惇默然其情蓋可見矣。**目**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

家不幸大行皇帝見二十八卷二三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

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

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佖當立惇曰端王輕佻挑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會布叱

會布叱章惇

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乃名端王入即位於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宜仁同政各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拔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綱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綱二月立皇后王氏后開

韓忠彥陳四事

封人德州刺史史瓘之女綱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

右丞綱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

用綱三月詔求直言綱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

崔鵬日食疏

筠云州今江西瑞州府推官崔鵬煙上上書曰毀譽平者朝

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今廣東瓊州府軍司戶司馬光紹聖四年

二月追貶司馬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

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賞繆謬

罰濫佞人倘常得羊之貌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

小人譬之
蝮蝎

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見二五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因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言之。誰使之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教授。綱

韓忠彥
賢

名龔夫

怪

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目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綱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夏四月朔日食。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綱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見上卷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

皇帝在藩邸見四八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

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見同如何用何人

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見七十在道拜觀文殿

大學士中太乙宮見六八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

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

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促入覲純

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

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見同移廉今廣東廉州府

范純仁得一識面

徙求見上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員未幾卒於常州今

南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

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

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正直也左傳襄

挺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綱五月詔復

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

歎曰章惇壞怪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

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見上卷還居

禁中

為文如行云流水

靜軒周氏曰徽宗踐祚五月觀綱目之所書如詔求直言名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此書諸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下書追復文彥博等三十三人官凡前人妒賢之心一毫無有詎不謂之賢哉故綱目備書所以予之也嗚呼使徽宗慎終始不為變更而又有布昭聖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為有宋盛德之主惜哉

章惇猶在
蔡卞術中

綱蔡卞有罪免卞專託紹述見上卷之說上欺天子下勝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

乃出知江寧

今江寧府

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

分司池州

今江南池州府

綱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

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綱六月邢

恕有罪安置均州

今湖廣襄陽府均州

綱陳瓘論其矯誣定策

之罪也綱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葬永泰陵綱

九月章惇有罪免綱惇為相專圖復怨引蔡卞林希

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

一得免死者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

陵使靈輦

輿

陷淖

泥也

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

升龔夫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今浙江紹興府綱冬十

月復以程頤判西京。見七一國子監。綱頤既受命即

謁告。謁請也休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

焯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

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

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綱安惇蹇序辰有罪

除名。放章惇于潭州。綱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

責輕。復論惇在紹聖。哲宗年號中置看詳元祐。哲宗年號訴理

局。見上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去聲足剝皮斬

章惇極刑

伊川受一月之俸

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

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附致語言。指為謗

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

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治湖廣武昌府副使

居潭州。見上綱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綱

中丞豐稷論京姦狀。帝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

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

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言者不已。乃奪職居

杭州。今浙江杭州府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

豐稷去蔡京

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今江

州。綱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

侍郎。曾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

同省。始與乖異。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

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

嫌出知陳州。今河南開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

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

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

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同

曾肇勸曾布

由是邪正雜進

位計。思之可為慟哭。異時惇卜縱未至。一蔡京足以

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綱十一月。詔改元。曰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

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綱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

純禮為尚書右丞。

徽宗皇帝。名佖。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

向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五年。為金所虜。壽

五十四歲而殂。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

淫樂。天變民怨。盜賊雖平。及復不省。屏忠任奸。

約金滅遼。尋為金欺。虜帝北

行封昏德公。殂五國城。哀哉。

綱鑑易知錄

宋徽宗

赤氣五天

任伯雨論
天變

綱辛巳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五天。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互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侵也。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同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綱高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公范純仁卒。直純

仁疾革

戰亟也

口占

見三九卷六

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

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

官。辨明宣仁

見上

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

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

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

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

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

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

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

忠恕二字
一生用不盡

任伯雨論
章惇

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綱
皇太后向氏崩諡欽聖綱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
后陪葬永裕陵神宗陵也綱陳氏帝生母也綱遼耶律洪
基死孫延禧立是為天祚皇帝改元乾統綱二月貶章惇為雷州
司戶參軍綱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
縉紳承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見上向使其計
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
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
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

章惇問舍
於民

半歲百八
疏

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
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
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
惇為雷州見上卷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
官舍去聲遂僦酒去聲民屋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
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
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今
江嚴州府卒綱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綱伯雨初為右
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

建中乃其紀號

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會
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
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
獨留唐德宗坐此任楊炎盧杞為相致播遷之禍建中四年十月涇卒
元二年二月李懷光反逼奉天德宗奔梁州建中乃
其紀號今號建中乃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
之徙為度支見四四員外郎綱夏六月罷尚書右丞
范純禮目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

會布憚范純禮

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
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
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
民宜仁高太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
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以藉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
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
誨莘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誨怒會誨館遼
使純禮主宴誨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見上

非有射鉤
斬祛之際

綱罷左司諫江公望曰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
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
然神考宗神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石鉤斬祛區帶
鉤祛衣袂乾時之戰管仲射桓公中鉤蒲城之隙
役寺人披斬文公祛俱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之隙
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
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
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周書皇建其有極謂君立
中道而為四方之所取正
也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
言今若渝變也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

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
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
罷綱秋七月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粲節
同知院事陸佃為尚書右丞綱冬十月李清臣免以
會布免綱罷權給事中陳瓘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
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庵上聲昧之過及權給事
中會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去聲子正彙曰吾與丞
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
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

陳雅一書
決去就

復名蔡京

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見二三諛語。責謂。權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驚。貌改容。信宿。出。權知泰州。今江南揚州府。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益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綱復名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日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擇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見三二。訪書畫奇巧。置杭。

會布謀引
蔡京自助

見上。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祝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眾口一辭。譽平京。遂起京知定州。今直隸真定府。改大名。今直隸大名府。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名為翰林學士承旨。綱再詔改元。日會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綱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日洵武為起居郎。嘗

鄧洵武薦
蔡京

愛莫助之
圖

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愛莫助之。詩大雅。烝民篇。辭言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也。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

河東十一
郡地震彌旬

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讀。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綱王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治山西太原等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綱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

童貫製御
器于蘇杭

器于蘇杭州。童貫置局於蘇。今江南杭州府。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綱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忠彥為相。名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見上。綱復追貶司馬光等四

詔籍元祐
元符黨人

十四人。官。綱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綱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預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嘗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驕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

勢如大病
向愈

蔡黨不合

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見上卷卒。綱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綱閏六月。曾布免。目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壻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吐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通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今江南鎮江府綱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

復罷春秋博士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綱焚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蔡京用熙寧條例。講議司。自為義。徽宗呼汴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終於提舉講議。宗安石於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蔡京之下。綱章棣罷。復罷春秋博士。綱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見十八卷于都城南。義廣校之設。無非所以明人倫。辨邪正。分善惡。而為禮義相先之地。今蔡京以奸而欺君。以邪而害正。以惡而陵善。凡人之所不為者。京一切為之。然其建學之舉。正以陰為不善而陽欲掩之也。學者以意逆志。則如見其肺。

立黨人碑
于端禮門

綱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復令進士
兼試律。復紹聖役法。綱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目時元祐元符
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
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
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
傳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
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
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

定邪正等

等餘官程頤秦觀張來兕潮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
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
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
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
書定爲正上正中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
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
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雌又詔降責人不
得同州居住。綱冬十月蔣之奇罷。綱復廢元祐皇后
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目時元

馮澥論復
孟后為非

符皇后

劉氏 閣蛤

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

未得聞

諫也

既而昌州

今四川重慶府榮昌縣

判官馮澥蟹上

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

豫左膺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

見上 復瑤

華

見上

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

乃至疎逖

別也

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

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

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

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

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

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

見上

司戶參軍黃履祁州

今直隸保定府祁州

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

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擢馮澥鴻臚

寺主簿

綱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綱十二月追謚哲宗

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

州

見上

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

見上

獎歎再三詢諫

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

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兼也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

陳瓘先見

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僕其事遂

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今廣西平樂府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

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夫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溫益卒以蔡京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

皇太后宮名崇恩○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夏

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見卷七十五○司馬光

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

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蘇軾蘇轍

蘇轍黃庭堅秦觀文集○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

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祕閣程頤名曰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

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

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

邪說詖祕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

伊川遷居
龍門之南

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山名。在山西平陽府河津縣。

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見十三卷四可矣。不必

及吾門也。**綱**詔童貫監洮西。見七十八卷六月，貫及安

撫王厚復湟州。見四十九卷六貶韓忠彥等官有差。雌。論

罪。貶忠彥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

之奇三秩。凡預**綱**秋八月，張商英罷。議政不合。數詆

議者貶黜。有差。**綱**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目**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

皆刻石。有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石工安民當鐫。錢。字。

令州縣立
黨人碑

安民不忍
刻黨人碑

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綱甲申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命方士魏漢津

定樂鑄九鼎。二月，令天下坑鏹冶金銀，悉輸內藏。

綱夏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圖熙豐功
臣于顯謨
閣

雲間張氏曰：抑觀功臣圖形於閣，有自來矣。在兩漢則有宣帝之麒麟，明帝之雲臺。在李唐則有太宗之凌煙，嗚呼！功臣得預於是者，豈偶然哉？非攻城略地則謀猷贊畫是皆有世之功。

綱鑑易知錄 卷一百一十四 宋徽宗 二四

此成敗之所以不同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無前之績故人君思念不忘所以圖之於既往而勉之於方來也今也徽宗作此顯謨一閣而圖畫熙寧元豐功臣者意安在耶豈不日熙豐間有功之臣莫加於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彼司馬二蘇歐陽韓富周程張載之徒無足多者以是有功之臣而繪之於閣正欲使我後嗣子孫皆得以恪守成憲國日以富兵日以強而傳之萬世不替矣噫徽宗用心若此宜乎榮死哀漢唐之君而輝耀今古夫何漢唐之君生德之號蓋漢唐之所圖者此成敗之所由所以不同也

綱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辟雍見上初成詔荆國公

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

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綱置書

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畫算學綱重定黨人刻石朝堂凡三百人綱秋七月復行方田法見七二卷二十六綱八月許將罷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綱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師文蔡京姻家也綱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見七二卷末綱是歲大蝗安惇卒

綱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中書樞密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

夾錫鐵錢

置四輔郡

貫為制置使。下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
 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綱**以童貫為熙河。見七卷
 十蘭。見同湟。見上秦鳳。見七卷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綱**
 二月。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
 為尚書左丞。閏月。鑄夾錫鐵錢。三月。以趙挺之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夏五月。除黨人父兄
 子弟之禁。六月。趙挺之罷。**綱**秋七月。置四輔郡。**目**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今河南開
 封府。今河南歸為南輔。升襄邑縣。今河南睢州為拱州。為東輔。鄭

九鼎成

九鼎方名

大晟樂

州。今開封為西輔。澶州。今直隸大為北輔。各屯兵
 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綱**還上書
 流人。**綱**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目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
 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
 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同鼎。西南
 曰阜鼎。西曰鼎。音杏鼎。西北曰魁鼎。時制新樂亦成。賜
 名大晟。盛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於大慶殿。
 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

北方寶鼎忽破

應奉局花石綱

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綱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綱冬十一月以朱勔免領蘇杭十八應奉局及花石綱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也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舻見四十九卷二九相銜於淮汴見四十八卷二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

徽宗與隋煬帝陳後主一律

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至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淵入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衫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斲竹也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歷也踐州縣道路以目廣義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欲逆天之事其與隋煬帝陳後主一律也然煬帝之頸斲於宇文化及之手後主之身隕於臺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歿於金虜沙漠之地天豈有意肆毒於三君哉無乃自

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音峻書
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三君兼有者乎註見

一卷三
一胡氏

彗星長竟
天

綱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見六十綱以

毀黨人碑

太白晝見

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綱詔求直言
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
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
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
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見四五赦除黨人一切
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

蔡京動以
惟王不會
為說

還諸徙者廣直言以詔求因星變也毀碑以半夜畏
臣制其君則綱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託
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
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贈會計也周禮
歲終則會惟王及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
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
久平京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
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彗星見帝悟其
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乙宮見上使

進退具瞻
皆小人

留京師。綱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義廣

蔡京窮兇極惡無所顧忌趙挺之深奸極詐依違取容一月之間退一小人進一小人則是進退具瞻皆小人也安望所謂直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然挺之

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初蔡

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去聲大臣曰朝廷

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

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

兵吾曹輩也所宜將順見四九卷八時執政皆京黨但唯委

罷求直言

笑而已。綱三月罷求直言。許夏人平。秋七月朔。

日當食不虧。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綱劉逵罷。目蔡京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

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

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

論達專恣反覆引用邪黨出知亳州。見上卷十

綱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

武梁子美爲尚書左右丞。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

中鄧洵武爲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爲尚書左

立八行取
士科

徐中行不
應八行科

右丞。綱以蔡攸京之長子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綱立八

行取士科。目八行者孝善事父母友善於兄弟睦親於族姻親於

外任平聲信賑濟忠盡心和心無也周禮大司

親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凡

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凡

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卷九。一知台州。浙

入委羽山在台州府黃巖縣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

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

者非人類歟。綱夏五月以蔡薨擬為給事中。目薨以

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

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

繼之以靖國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

即除祕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綱鄧洵

武免。六月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朱諤卒。秋

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右丞。林樞樞同知樞密院事。

處仁尋罷。綱九月故直祕閣程頤卒。明凡卒故官錄

已創其官矣。此猶書故直祕閣者。頤無故不予其創

也。蓋程子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

其學雖屈於一時。其業實伸於後世。夫豈因其弗果

伊川學本於誠

大用而遂貶其道哉。綱目書之。曰頤於書無所不讀。非為程子惜而為當世惜也。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顥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顥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

一年去得一
一矜字
程門四先生

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顥與劉絢有力焉。仕終較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澈。則顥有泚。妻上嘗與顥別。一年復來見。顥問所進。對曰。但去聲得一矜字爾。顥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興扶溝。今河南開封府扶溝縣。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今江南鳳陽府。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聞邑

吾晚得二

見上卷

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

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

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見上人。編管饒州。

今江西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

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

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

經。尤遂於禮。每欲掇端入聲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平聲

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祕書省正字。綱冬。

方軫劾蔡京

閏十月。以林摠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綱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臣軫上書言。蔡京諱

晚諱也。邪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

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

親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見七十一者。

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見上黥擊。配編置。不齒仕

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

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

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治廣東廣州府綱

黃河清

十二月黃河清。[目]乾寧軍治直隸河間府青縣言河清踰八百

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明]發有道之世。雖遇異而為祥。無道

之世。雖遇祥而為異。綱目宋徽書河清。元成書河清順帝書河清皆反常也。

受八寶于大慶殿

[綱]戊子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目]先是

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

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

六寶 九璽

秦制天子六璽。蔡邕獨斷曰璽凡九各有文刻皆以玉為之。螭虎紐。一日傳國璽。一日神璽。以鎮國中。藏而不用。一日受命璽。以封禪禮神。其

所謂六璽者。皇帝行璽以報正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名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名四夷。之數。

曰皇帝行寶。皇帝之寶。皇帝信寶。與受命受命鎮國

天子行寶。天子之寶。天子信寶。與受命受命鎮國

通曰八寶。義。嗚呼。秦為無道之國。古今以敗亡為戒。為二世而亡。然則徽宗之作是寶。無非蔡京之合理。何

固寵之謀也。觀夫得秦璽于咸陽。義自見矣。[目]璽見

一。[綱]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目]夢得初用蔡京

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

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

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

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

遂進學士。**綱**夏五月童貫復洮州。今陝西都司洮州衛。詔加

貫檢校司空。以玉帶。**綱**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

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綱**皇后王氏崩。諡

靖**綱**冬十二月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599